【菩提道上】 王韶蓉

向眾生求原諒

我願意原諒曾有意、無意間傷害過我的眾生，
也請往昔被我有意、無意間傷害過的眾生原諒我，
我向十方眾生祈求原諒……。

一如以往的共修活動，在師父的策劃、培福居士的配合下，「行門課程」井然有序、寧靜又祥和地進行著。大眾整齊和合的念佛聲令我心生歡喜，一波波的佛號如海潮般，滌盡我心，多麼想一直傾聽下去……。平靜的心湖卻因法師唸的回向文激起了波濤：「我願意原諒曾有意、無意間傷害過我的眾生，也請往昔被我有意、無意間傷害過的眾生原諒我，我向十方眾生祈求原諒。」這短短的幾句話從師父口中輕輕地說出，卻像雷鳴般迴盪在我耳際，淚，不知不覺悄然滑落。

一直以為自己是個寬宏大量的人，不與人爭權奪利，每當團體、人群在瓜分財物時，我常引身退到一旁，怕自己有見利忘形的醜態，也自許有不計財利、泱泱大度的清亮風節。然而我真的是個「寬宏之人」嗎？

回顧人生的旅程中，在不順遂的時期裡，也曾備受人事的非議、折騰，當時心淌著一滴滴的血，即便強忍住淚水不在人前流下，但每當夜闌人靜，一人獨處時，

淚就會如斷了線的珠子，一顆又一顆的滑落；心如同千刀割、萬劍穿，血無聲無息地漫開來……。

我以冷然、傲然、絕然來鞏衛千瘡百孔的自己，因為教養——父母的家教和學校的教育，讓自己在面對不公平、不合理的對待，甚至屈辱時，無法抉擇痛快淋漓地「潑婦罵街」，或「暗槍一記，報仇雪恨」，當然也因認為這種形式的反擊實在太不美了。於是臉上就戴上了冷然、傲然的面具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了漠然。

再想想陪孩子成長的過程中，孩子不也曾讓自己傷心過？不也曾踩踏著自己為人母的一廂情願、鉅細靡遺的呵護之心？我不也曾為孩子苦過、熬過、流淚過？但事過境遷之後，愛兒的心沒有留下任何醜陋的疤痕，孩子的一顰一笑仍牽動我的心，我仍是熱切地願「滿子所願」啊！

（繪圖：陸承宗）

同樣是受傷的心，雖然傷的深淺不

同樣是受傷的心，雖然傷的深淺不同，但我為什麼對兒女的愛能如無底的海洋，而對他人卻只能如溝渠？原本以為自己是「不記仇」的人，今日不禁要反問一聲：「是嗎？」

再者，我總以為自己對人「不起害心」，聽了師父唸的回向文，我反問自己：「真不曾傷過人嗎？」一再地捫心自問後，發現自己居然無法暢然地回答：「是」，是否因長久以來未曾察覺自己所施加於人的痛楚，以致於對自己所受於他人的打擊和傷痛，無法做到一念霜融？

對兒女，無論多少風雨如晦的時日，過後總能如春陽煦日般，給孩子處處生機；而對他人，風雨過後，雖不致如浩劫之後全無生機，卻也是滿天烏雲蔽日……。突然間，我明白了菩薩的心地風光。

「我向十方眾生祈求原諒」，一向心高氣傲、不輕易開口求人的我，而今聽到這一聲祈求，所求的對象不是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薩摩訶薩」，竟是平凡如我者的十方眾生，求什麼？既非財，也非利，更不是名位，居然只是求大眾的寬恕……。這句祈禱詞深深震憾著我，內心波濤洶湧，而頭卻像壓著千斤重擔一般，我只有默然垂首，任淚水滑滿臉頰。慚愧啊！貢高我慢者非我莫屬。

眼前盡是雙掌合十、緩緩拜下的佛子身影，我也緩緩地彎腰、下跪、頂禮，當身體五體投地的剎那，我感覺內心深處那最堅硬的部分正慢慢融解了，內心一片清淨柔軟。